



望舒詩稿

司公誌維海上



望舒詩稿

戴望舒作

上海雜誌公司

總經理

望 舒 詩 稿

一九三七年一月初版

1 — 1000

版權所有·禁止翻印

著 者：戴 望 舒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總經售：上海雜誌公司

電話九四六三〇

印刷者：太平洋印刷公司

實 價 國 幣 三 角

望舒詩稿目次

夕陽下

寒風中聞雀聲

自家悲怨

生涯

流浪人的夜歌

斷章

凝淚出門

可知

靜夜

山行

殘花的淚

十四行

不要這樣

憂鬱

殘葉之歌

聞曼陀鈴

雨巷

斷指

古神祠前

我的記憶

- 路上的小語
林下的小語
夜
獨自的時候
秋
對於天的懷鄉病
印像
到我這裏來
祭日
煩憂
百合子
八重子

夢都子

我的素描

單戀者

老之將至

秋天的夢

前夜

我的戀人

村姑

野宴

三頂禮

二月

小病

不寐	旅思	少年行	妾薄命	徵辭	夜行者	秋蠅	游子謠	有贈	過時	款步二	款步一
----	----	-----	-----	----	-----	----	-----	----	----	-----	-----

深閉的園子

燈

尋夢者

樂園鳥

見毋忘我花

微笑

霜花

附錄一 詩論零札

附錄二 法文詩六章

夕陽下

晚雲在暮天上散錦，

溪水在殘日裏流金；

我瘦長的影子飄在地上，

像山間古樹底寂寞的幽靈。

遠山啼哭得紫了，

哀悼着白日底長終；

落葉却飛舞歡迎

幽夜底衣角，那一片清風。

荒塚裏流出幽古的芬芳，
在老樹枝頭把蝙蝠迷上，
牠們纏綿瓊細的私語，
在晚烟中低低地迴蕩。

幽夜偷偷地從天末來，
我獨自還戀戀地徘徊；
在這寂寞的心間，我是
消隱了憂愁，消隱了歡快。

寒風中聞雀聲

枯枝在寒風裏悲嘆，
死葉在大道上萎殘；
雀兒在高唱薤露歌，
一半兒是自傷自感。

大道上是寂寞淒清，
高樓上是悄悄無聲，
祇有那孤岑的雀兒，
伴着孤岑的少年人。

寒風已吹老了樹葉，
更吹老少年底華髮，
又復在他底愁懷裏，
將一絲的溫馨吹盡。

唱啊，同情的雀兒，
唱破我芬芳的夢墟；
吹罷，無情的風兒，
吹斷我飄搖的微命。

自家悲怨

懷着熱望來相見，
希冀一訴舊衷情
偏你冷冷無片言；
我只合踏着殘英
遠去了，自家悲怨。
而今希望又虛無，
且消受終天長怨。
轉看風裏的蜘蛛

又可憐地飄搖斷
這一縷零絲殘緒。

生涯

淚珠兒已拋殘，

只賺了悲思。

無情的百合啊，

你明麗的花枝，

你太娟好，太輕盈，

人間天上不堪尋。

人間伴我惟孤苦，

白晝給我是寂寥；

只有那甜甜的夢兒

慰我在深宵：

我希望長睡沈沈，
長在那夢裏溫存。

可是清晨我醒來

在枕邊找到了悲哀：

歡樂只是一幻夢，

孤苦却待我生挨！

我暗把淚珠哽嚥，

我又生活了一天。

淚珠兒已拋殘，

悲思偏無盡，

啊，我生命底慰安！

我屏營待你垂憫：

在這世間寂寂，

朝朝只有嗚咽。

流浪人的夜歌

殘月是已死美人，
在山頭哭泣嚶嚶，
哭她細弱的魂靈。

怪鳥在幽谷悲鳴，
飢狼在嘲笑聲聲，
在那莽莽的荒墳。

此地黑暗底佔領，

恐怖在統治人羣，
幽夜茫茫地不明。

來到此地淚盈盈，
我是飄泊的孤身，
我要與殘月同沈。

斷章

這問題我不要分明，
不要說愛不要說恨：
當我們提壺痛飲時，
可先問是酸酒芳醇？

但願她溫溫的眼波
蕩醒我心頭的春草：
讓希望有花兒果兒？
祇願春天裏活幾朝。

凝淚出門

昏昏的燈，

溟溟的雨，

沈沈的未曉天：

淒涼的情緒：

將我底愁懷佔住。

淒絕的寂靜中，

你還酣睡未醒；

我無奈躑躅徘徊，

獨自凝淚出門：
啊，我已夠傷心。

清冷的街燈，

照着車兒前邊：

在我底胸懷裏，

我是失去了歡欣，

愁苦已來臨。

可知

可知怎的舊時的歡樂

到回憶都變作悲哀，

在月暗燈昏時候

重重地兜上心來，

啊，我底歡愛！

爲了如今惟有愁和苦，

朝朝的難遣難排，

恐懼以後無歡日，

愈覺得舊時難再，
啊，我底歡愛！

可是只要你能愛我深，
只要你深情不改，
這今日的悲哀，
會變作來朝的歡快，
啊，我底歡愛！

否則悲苦難排解，
幽暗重重向我來，
我將含怨沈沈睡

睡在那碧草青苔，
啊，我底歡愛！

靜夜

像侵曉薔薇底蓓蕾，
含着晶耀的香露，

你盈盈地低泣，低着頭，

你在我心頭開了煩憂路。

你哭泣嚶嚶地不停，

我心頭反覆地不寧；

這煩憂是從何處生，

使你墮淚，又使我傷心？

停了淚兒啊，請莫悲傷，
且把那原因細講，
在這幽夜沈寂又微涼，
人靜了，這正是時光。

山 行

見了你朝霞的顏色，
便感到我落月的沈哀，
却似曉天的雲片，
煩怨飄上我心來。

可是不聽你啼鳥的嬌音，
我就要像流水地嗚咽，
却似凝露的山花，
我不禁地淚珠盈睫。

我們才子在微茫的山徑，
讓夢香吹上了征衣，
和那朝霞，和那啼鳥，
和你不盡的纏綿意。

殘花的淚

寂寞的古園中，

明月照幽素，

一枝淒豔的殘花

對着蝴蝶泣訴：

我的嬌麗已殘，

我的芳時已過，

今宵我流着香淚，

明朝會委謝塵土。

我的嬌豔與溫馨，
我的生命與青春，
都已爲你所有，
都已爲你消受盡！

你舊日的蜜意柔情
如今已拋向何處？
看見我憔悴的顏色，
你啊，你默默無語！

你會把我孤涼地拋下，
獨自踽踽地飛去，
又飛到別枝春花上，
依依地將她戀住。

明朝曉日來時

小鳥將爲我唱薤露歌；
你啊，你不會眷顧舊情
到此地來憑弔我！

十四行

看微雨飄落在你披散的鬢邊，
像小珠散落在青色海帶草間，
或是死魚浮在碧海的波浪上，
閃出萬點神祕又淒切的幽光，
牠誘着又帶着我青色的魂靈，
到愛和死底夢的王國中逡巡，
那裏有金色山川和紫色太陽，
而可憐的生物流喜淚到胸膛；

就像一隻黑色的衰老的瘦貓，
在幽光中我憔悴又伸着懶腰，
吐出我一切虛偽真誠的驕傲；

然後又跟牠踉蹌在薄霧朦朧，
像淡紅的酒沫飄浮在琥珀鍾，
我將有情的眼埋藏在記憶中。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盈盈地相看，
把你傷感的頭兒垂倒，
靜聽啊，遠遠地，在林裏，
在死葉上的希望又醒了。

是一個昔日的希望，
牠沈睡在林裏已多年；
是一個纏綿煩瑣的希望，
牠早在遺忘裏沈湮。

不要這樣盈盈地相看，
把你傷感的頭兒垂倒，
這一個昔日的希望，
牠已被你驚醒了。

這是纏綿煩瑣的希望，
如今已被你驚起了，
牠又要依依地前來
將你與我煩擾。

不要這樣盈盈地相看，

把你傷感的頭兒垂倒，
靜聽啊，遠遠地，從林裏，
驚醒的昔日的希望來了。

憂 鬱

我如今已厭看薔薇色，
一任她嬌紅披滿枝。

心頭的春花已不更開，

幽黑的煩憂已到我歡樂之夢中來。

我底脣已枯，我底眼已枯，

我呼，吸着火焰，我聽見幽靈低訴。

去罷，欺人的美夢，欺人的幻像，
天止的花枝，世人安能癡想！

我頹唐地在挨度這遲遲的朝夕，
我是個疲倦的人兒，我等待着安息。

殘葉之歌

男
子

你看，溼了雨珠的殘葉
靜靜地停在枝頭，

（溼了淚珠的心兒
輕輕地貼在你心頭。）

牠躊躇着怕那微風
吹牠到縹緲的長空。

女 子

你看，那小鳥戀過枝葉，
如今却要飄飛無跡。

（我底心兒和殘葉一樣，
你啊，忍心人，你要去他方。）

牠可憐地等待着微風，

要依風去追逐愛者底行蹤。

男 子

那麼，你是葉兒，我是那微風，
我曾愛你在枝上，也愛你在街中。

女
子

來啊，你把你微風吹起，
我將我殘葉底生命還你。

聞曼陀鈴

從水上飄起的，春夜的曼陀鈴。

你咽怨的亡魂，孤寂又纏綿，

你在哭你底舊時情？

你徘徊到我底窗邊，

尋不到昔日的芬芳，

你惆悵地哭泣到花間。

你淒婉地又重進我紗窗，

還想尋些墜鬢的珠屑——

啊你又失望地咽淚去他方。

你依依地又來到我耳邊低泣；

啼着那頽唐哀怨之音；

然後，懶懶地，到夢水間消歇。

雨巷

撐着油紙傘，獨自
彷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個丁香一樣地
結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樣的顏色，

丁香一樣的芬芳，
丁香一樣的憂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這寂寥的雨巷，
撐着油紙傘
像我一樣，
像我一樣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淒清，又惆悵。

她靜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飄過

像夢一般地，

像夢一般地淒婉迷茫。

像夢中飄過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飄過這女郎；

她靜默地遠了，遠了，

到了頹圮的籬牆，

走盡這雨巷。

在雨的哀曲裏，
消了她的顏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悵。

撐着油紙傘，獨自
彷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飄過

一個丁香一樣地

結着愁怨的姑娘。

斷 指

在一口老舊的，滿積着灰塵的書廚中，
我保存着一個浸在酒精瓶中的斷指；

每當無聊地去翻尋古籍的時候，

牠就含愁地向我訴說一個使我悲哀的記憶。

牠是被截下來的，從我一個已犧牲了的朋友底手上，

牠是慘白的，枯瘦的，和我的友人一樣，

時常縈繫着我的，而且是很分明的，

是他將這斷指交給我的時候的情景：

「爲我保存着這可笑又可憐的戀愛的紀念吧，望舒，在零落的生涯中，牠是只能增加我的不幸了。」

他的話是舒緩的，沉着的，像一個嘆息，而他的眼中似乎是含着淚水，雖然微笑是在臉上。

關於他的「可憐又可笑的愛情，」我是一些也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是他是在一個工人家裏被捕去的；

隨後是酷刑吧，隨後是慘苦的牢獄吧，

隨後是死刑吧，那等待着我們大家的死刑吧。

關於他「可笑又可憐的愛情」我是一些也不知道，他從未對我談起過，即使在喝醉酒時。

但是我猜想這一定是一段悲哀的故事，他隱藏着，他想使牠隨着截斷的手指一同被遺忘了。

這斷指上還染着油墨底痕跡，

是赤色的，是可愛的光輝的赤色的，

牠很燦爛地這截斷的手指上，

正如他責備別人底懦怯的目光在我底心頭一樣。

這斷指常帶了輕微又黏着的悲哀給我，

但是這在我又是一件很有用的珍品，

每當爲了一件瑣事而頹喪的時候，

我會說「好讓我拿出那個玻璃瓶來罷。」

古神祠前

古神祠前逝去的
暗暗的水上，
印着我多少的
思量底輕輕的腳跡，
比長腳的水蜘蛛，
更輕更快的腳跡。

從蒼翠的槐樹葉上，
牠輕輕地躍到

飽和了古愁的鐘聲的水上，

牠掠過漣漪，踏過荇藻，

跨着小小的，小小的

輕快的步子走。

然後，躊躇着，

生出了翼翅……

牠飛上去了，

這小小的蜉蝣，

不是蝴蝶，牠翩翩飛舞，

在蘆葦間，在紅蓼花上；

牠高昇上去了，

化作一隻雲雀，

把清音撒到地上……

現在牠是鵬鳥了。

在浮動的白雲間，

在蒼茫的青天上，

牠展開翼翅慢慢地，

作九萬里的翱翔，

前生和來世的逍遙遊。

牠盤旋着，孤獨地，

在迢遙的雲山上，

在人間世的邊際，

長久地，固執到可憐。

終於，絕望地，

牠疾飛回到我心頭
在那兒憂愁地蟄伏。

我的記憶

我的記憶是忠實於我的，
忠實甚於我最好的友人。

牠生在燃着的煙捲上，

牠生在繪着百合花的筆桿上，

牠生在破舊的粉盒上，

牠生在頽垣的木莓上，

牠生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

在撕碎的往日的詩稿上，在壓乾的花片上，

在悽暗的燈上，在平靜的水上，
在一切有靈魂沒有靈魂的東西上，
牠在到處生存着，像我在這世界一樣。

牠是膽小的，牠怕着人們的喧囂，

但在寂寥時，牠便對我來作密切的拜訪。

牠的聲音是低微的，

但是牠的話卻很長，很長，

很長，很瑣碎，而且永遠不肯休：

牠的話是古舊的，老講着同樣的故事，

牠的音調是和諧的，老唱着同樣的曲子；

有時牠還模仿着愛嬌的少女的聲音，

牠的聲音是沒有氣力的，
而且還夾着眼淚，夾着太息。

牠的拜訪是沒有一定的，

在任何時間，在任何地點，

時常當我已上牀，朦朧地想睡了；

或是選一個大清早，

人們會說牠沒有禮貌，

但是我們是老朋友。

牠是瑣瑣地永遠不肯休止的，

除非我淒淒地哭了，

或是沈沈地睡了，

但是我永遠不討厭牠，
因為牠是忠實於我的。

路上的小語

——給我吧，姑娘，那朵簪在髮上的，
小小的青色的花，

牠是會使我想起你的溫柔來的。

——牠是到處都可以找到的，
那邊，你瞧，在樹林下，在泉邊，
而牠又祇會給你悲哀的記憶的。

——給我吧，姑娘，你的像花一般燃着的，

像紅寶石一般晶耀着的嘴唇。
牠會給我蜜的味，酒的味。

——不，牠祇有青色的橄欖的味，
和未熟的蘋菓的味，

而且是不給說謊的孩子的。

——給我吧，姑娘，那在你衫子下的
你的火一樣的，十八歲的心，
那裏是盛着天青色的愛情的。

——牠是我的，是不給任何人的，

除非有人願意把他自己底真誠的
來作一個交換，永恆地。

林下的小語

走進幽暗的樹林裏，

人們在心頭感到寒冷。

親愛的，在心頭你也感到寒冷嗎，

當你在我的懷裏，

而我們的脣又黏着的時候？

不要微笑，親愛的，

啼泣一些是溫柔的

啼泣吧，親愛的，啼泣在我的膝上，

在我的胸頭，在我的頸邊，
啼泣不是一個短促的歡樂。

「追隨你到世界的盡頭，」

你固執地這樣說着嗎？

你在戲謔吧！你去追平原的天風吧！

我呢，我是比天風更輕，更輕，

是你永遠追隨不到的。

哦，不要請求我的無用心了！

你到山上去覓珊瑚吧，

你到海底去覓花枝吧；

什麼是我們的好時光的紀念嗎？
在這裏，親愛的，在這裏，
這沈哀，這絳色的沈哀。

夜

夜是清爽而溫暖，

飄過的風帶着青春和愛的香味：

我的頭是靠在你裸着的膝上，

你想微笑，而我卻想啜泣。

溫柔的是縊死在你的髮絲上，

牠是那麽長，那麽細，那麽香；

但是我是怕着，那飄過的風

要把我們的青春帶去。

我們祇是被年海的波濤
挾着飄去的可憐的沈舟，
不要講古舊的綺麗風光了，
縱然你有柔情，我有眼淚。

我是害怕那飄過的風，
那帶去了別人的青春和愛的飄過的風，
牠也會帶去了我們底，
然後絲絲地吹入凋謝了的薔薇花叢。

獨自的時候

房裏會充滿過清朗的笑聲，

正如花園裏充滿過百合或素馨，

人在滿積着夢的灰塵中抽煙，

沈想着凋殘了的音樂。

在心頭飄來飄去的是什麼啊，

像白雲一樣地無定像白雲一樣地沈鬱？

而且要對牠說話也是徒然的，

正如人徒然向白雲說話一樣。

幽暗的房裏耀着的祇有光澤的木器，
獨語着的煙斗也黯然緘默，

人在塵霧的空間描摩着白潤的裸體
和燒着人的火一樣的眼睛。

爲自己悲哀和爲別人悲哀是同樣的事，

雖然自己的夢是和別人的不同，

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是流過眼淚，

而從外邊，寂靜是悄悄地進來。

秋

再過幾日秋天是要來了，
默坐着，抽着陶製的煙斗
我已隱隱聽見牠的歌吹
從江水的船帆上。

牠是在奏着管絃樂：
這個使我想起做過的好夢；
我從前認牠爲好友是錯了，
因爲牠帶了煩憂來給我。

林間的獵角聲是好聽的，
在死葉上的漫步也是樂事，
但是，獨身漢的心地我是很清楚的，
今天，我沒有這閑雅的興致。

我對牠沒有愛也沒有恐懼，
你知道牠所帶來的東西的重量，
我是微笑着，安坐在我的窗前，
當飄風帶着恐嚇的口氣來說：

秋天來了，望舒先生！

對於天的懷鄉病

懷鄉病，懷鄉病，

這或許是一切

有一張有些憂鬱的臉，

一顆悲哀的心，

而且老是緘默着，

還抽着一枝煙斗的

人們的生涯吧。

懷鄉病，哦，我啊，

我也許是這類人之一吧：

我呢，我渴望着回返

到那個天，到那個如此青的天，

在那裏我可以生活又死滅，

像在母親的懷裏，

一個孩子歡笑又啼泣。

我啊，我是一個懷鄉病者：

對於天的，對於那如此青的天的；

那裏，我是可以安穩地睡眠，

沒有半邊頭風，沒有不眠之夜，

沒有心的一切的煩惱，

這心，牠，已不是屬於我的，
而有人已把牠拋棄了
像人們拋棄了敝鳥一樣。

印 像

是飄落深谷去的

幽微的鈴聲吧，

是航到煙水去的

小小的漁船吧，

如果是青色的真珠；

牠已墮到古井的閘水裏。

林梢閃着的頽唐的殘陽，

牠輕輕地斂去了

跟着臉上淺淺的微笑

從一個寂寞的地方起來的，

逍遙的，寂寞的嗚咽，

又徐徐回到寂寞的地方，寂寞地。

到我這裏來

到我這裏來，假如你還存在着，

全裸着，披散了你的髮絲：

我將對你說那祇有我們兩人懂得的話。

我將對你說爲什麼薔薇有金色的花瓣，

爲什麼你有溫柔而馥郁的夢，

爲什麼錦葵會從我們的窗間探首進來。

人們不知道的一切我們都會深深了解，

除了我的手的顫動和你的心的奔跳，

不要怕我發着異樣的光的眼睛，

向我來：你將在我的臂間找到舒適的臥榻。

可是，啊，你是不存在着了，

雖則你的記憶還使我溫柔地顫動，

而我是徒然地等待着，每一個傍晚，

在橙花下，沈思地，抽着煙。

祭 日

今天是亡魂的祭日，

我想起了我的死去了六年的友人。

或許他已老一點了，悵惜他愛嬌的妻，

他哭泣着的女兒，他剪斷了的青春。

他一定是瘦了，過着飄泊的生涯，在幽冥中，

但他的忠誠的目光是永遠保留着的，

而我還聽到他往昔的熟稔有勁的聲音，

「快樂嗎，老戴？」（快樂，唔，我現在已沒有了。）

他不會忘記了我：這我是很知道的。

因為他還來找我，每月一二次，在我夢裏，

他老是饒舌的，雖則他已歸於永恆的沈寂。

而他帶着憂鬱的微笑的長談使我悲哀。

我已不知道他的妻和女兒到那裏去了，

我不敢想起她們，我甚至不敢問他，在夢裏；

當然她們不會過着幸福的生涯的，

像我一樣，像我們大家一樣。

快樂一點吧，因為今天是亡魂的祭日；

我已爲你預備了在我算是豐盛了的晚餐，
你可以找到我園裏的鮮果，
和那你所嗜好的陳威士忌酒。
我們的友誼是永遠地柔和的，
而我將和你談着幽冥中的快樂和悲哀。

煩 憂

說是寂寞的秋的悵鬱。

說是遼遠的海的懷念。

假如有人問我煩憂的原故，

我不敢說出你的名字。

我不敢說出你的名字，

假如有人問我煩憂的原故：

說是遼遠的海的懷念，

說是寂寞的秋的悵鬱。

百合子

百合子是懷鄉病的可憐的患者，

因為她的家是在燦爛的櫻花叢裏的。

我們徒然有百尺的高樓和沈迷的香夜，

但溫煦的陽光和樸素的木屋總常在她絢想中。

她度着寂寂的悠長的生涯，

她盈盈的眼睛茫然地望着遠處；

人們說她冷漠的是錯了，

因為她沈思的眼裏是有着火燄。

她將使我爲她而憔悴嗎？

或許是的，但是誰能知道？

有時她向我微笑着，

而這憂鬱的微笑使我也墜入懷鄉病裏。

她是冷漠的嗎？

因爲我們的眼睛是祕密地交談着；

而她是醉一樣地合上了她的眼睛的，

如果我輕輕地吻着她花一樣的嘴唇。

八重子

八重子是永遠地憂鬱着的，
我怕她會鬱瘦了她的青春。
是的，我爲她的健康里慮着，
尤其是爲她的沈思的眸子。

髮的香味是簪着遼遠的戀情，
遼遠到要使人流淚；
但是要使她歡喜，我祇能微笑，
祇能像幸福者一樣地微笑。

因為我要使她忘記她的孤寂，
忘記繫繫着她的渺茫的鄉思，
我要使她忘記她在走着
無盡的，寂寞的淒涼的路。

而且在她的脣上，我要爲她祝福，
爲我的永遠憂鬱着的八重子，
我願她永遠有着意中人的臉，
春花的臉，和初戀的心。

夢都子

致霞村

她有太多的蜜餞的心——
在她的手上，在她的脣上；
然後跟着口紅，跟着指爪，
印在老紳士的頰上，
刻在醉少年的肩上。

我們是她年青的爸爸，誠然，
但也害怕我們的女兒到懷裏來撒嬌，

因爲在蜜餞的心以外，

她還有蜜餞的乳房，

而在撒嬌之後，她還會放肆。

你的襯衣上已有了貫矢的心，

而我的指上又有了紙捻的約指，

如果我愛惜我的秀髮，

那麼你又該受那心願的忤逆。

我的素描

遼遠的國土的懷念者，
我，我是寂寞的生物。

假如把我自己描畫出來，
那是一幅單純的靜物寫生。

我是青春和衰老的集合體，
我有健康的身體和病的心。

在朋友間我有爽直的名聲，
在戀愛上是我一個低能兒。

因為當一個少女開始愛我的時候，
我先就要慄然地惶恐。

我怕着溫存的眼睛，
像怕初春青空的朝陽。

我是高大的，我有光輝的眼；
我用爽朗的聲音恣意談笑。

但在悵鬱的時候，我是沈默的，
悵鬱着，用我二十四歲的整個的心。

單戀者

我覺得我是在單戀着，

但是我不知道是戀着誰：

是一個在迷茫的煙水中的國土嗎，

是一枝在靜默中零落的花嗎，

是一位我記不起的陌路麗人嗎？

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是我的胸膨脹着，

而我的心悸動着，像在初戀中。

在煩倦的時候，

我常是暗黑的街頭的躑躅者，

我走遍了霧囂的酒場，

我不想回去，好像在尋找什麼。

飄來一絲媚眼或是塞滿一耳膩語，

那是常有的事。

但是我會低聲說：

「不是你！」然後踉蹌地又走向他處。

人們稱我爲「夜行人」，

儘便吧，這在我是一樣的；

真的，我是一個寂寞的夜行人。

而且又是一個可憐的單戀者。

老之將至

我怕自己將慢慢地慢慢地老去，
隨着那遲遲寂寂的時間，
而那每一個遲遲寂寂的時間，
是將重重地載着無量的悵惜的。

而在我堅而冷的圈椅中，在日暮，
我將看見，在我昏花的眼前
飄過那些模糊的暗淡的影子：
一片嬌柔的微笑，一隻纖纖的手，

幾雙燃着火燄的眼睛，
或是幾點耀着珠光的眼淚。

是的，我將記不清楚了：

在我耳邊低聲輕語着

「在最適當的地方放你的嘴唇」的，

是那櫻花一般的櫻子嗎？

那是茹麗菴嗎，飄着懶倦的眼

望着她已卸了的錦緞的鞋子……

這些，我將都記不清楚了，

因為我老了。

我說，我是擔憂着怕老去，

怕這些記憶彫殘了，

一片一片地。像花一樣，

祇留着垂枯的枝條，孤獨地。

秋天的夢

迢遙的牧女的羊鈴

搖落了輕的樹葉。

秋天的夢是輕的，

那是窈窕的牧女之戀。

於是我的夢是靜靜地來了，

但卻載着沈重的昔日。

唔，現在，我是有一些寒冷，
一些寒冷，和一些憂鬱。

前夜

一夜的紀念，呈吶鷗兄

在比志步爾啓旋的前夜，

托密的衣袖變作了手帕，

她把眼淚和着脣脂拭在上面，

要爲他壯行色，更加一點粉香。

明天會有太淡的煙和太淡的酒，

和磨不損的太堅固的時間，

而現在，她知道應該有怎樣的忍耐：

托密已經醉了，而且疲倦得可憐。

這的橙花香味的南方的少年，

他不知道明天祇能看見天和海——

或許在「家，甜蜜的家」裏他會康健些，

但是他的溫柔的親戚卻要更瘦，更瘦。

我的戀人

我將對你說我的戀人，

我的戀人是一個羞澀的人，

她是羞澀的，有着桃色的臉，

桃色的嘴唇，和一顆天青色的心。

她有黑色的大眼睛，

那不敢疑看我的黑色的大眼睛

不是不敢，那是因為她是羞澀的；

而當我依在她胸頭的時候，

你可以說她的眼睛是變換了顏色，
天青的顏色，她的心的顏色。

她有纖纖的手，

牠會在我煩憂的時候安撫我，

她有清朗而愛嬌的聲音，

那是祇向我說着溫柔的

溫柔到銷溶了我的心的話的。

她是一個靜嫻的少女，

她知道如何愛一個愛她的人，

但是我永遠不能對你說她的名字，

因為她是一個羞澀的戀人。

村 姑

村裏的姑娘靜靜地走着，

提着她的蝕着青苔的水桶；

濺出來的冷水滴在她的跣足上，

而她的心是在泉邊的柳樹下。

這姑娘會靜靜地走到她的舊屋去，

那在一棵百年的冬青樹蔭下的舊屋

而當她想到在泉邊吻她的少年，

她會微笑着，掀起了她的嘴唇。

她將走到那古舊的木屋邊，

她將在那裏驚散了一羣在啄食的瓦雀，

她將靜靜地走到廚房裏，

又靜靜地把水桶放在乾葛邊。

她將幫助她的母親造飯，

而從田間回來的父親將坐在門檻上抽煙，

她將給豬圈裏的豬餵食，

又將可愛的雞趕進牠們的窠裏去。

在暮色中吃晚飯的時候，

她的父親會談着今年的收成，
他或許會說到她的女兒的婚嫁，
而她便將羞怯地低下頭去。

她的母親或許會說她的懶惰

（她打水的遲延便是一個好例子，）

但是她會不聽到這些話，

因為她在想着那有點魯莽的少年。

野宴

對岸青葉蔭下的野餐，
祇有百里香和野菊作伴；
溪水已洗滌了礙人的禮儀，
白雲遂成爲飄動的天幕。

那裏有木葉一般綠的薄荷酒，
和你所愛的芬芳的臘味，
但是這裏有更可口的蘆筍
和更新鮮的乳酪。

我的愛輓的草的小姐，

你是知味的美食家。

先嘗這開胃的飲料，

然後再試那豐盛的名菜。

三頂禮

引起寂寂的旅愁的，
翻着輾浪的暗暗的海，
我的戀人的髮，
受我懷念的頂禮。

戀之色的夜合花，
挑達的夜合花，
我的戀人的眼，
受我沈醉的頂禮。

給我苦痛的螫的，
苦痛的但是歡樂的螫的，
你小小的紅翅的蜜蜂，
我的戀人的唇，
受我怨恨的頂禮。

二月

春天已在野菊的頭上逡巡着了，
春天已在斑鳩的羽上逡巡着了，
春天已在青溪的藻上逡巡着了，
綠蔭的林遂成爲戀的衆香國。

於是原野將聽倦了謊話的交換，
而不載重的無邪的小草
將醉着溫軟的皓體的甜香；

於是，在暮色溟溟裏

我將聽了最後一個游女的惋歎，
拈着一枝蒲公英緩緩地歸去。

小病

從竹簾裏漏進來的泥土的香
在淺春的風裏牠幾乎凝住了；
小病的人嘴裏感到了蒿苳的脆嫩，
於是遂有了家鄉小園的神往。

小園裏陽光是常在鸞臺的花上吧，
細風是常在細腰蜂的翅上吧，
病人吃的菜菔的葉子許被蟲蛀了，
而雨後的韭菜卻許已有甜味的嫩芽了。

現在，我是害怕那使我脫髮的饕餮了，
就是那滑膩的海鰻般美味的小食也得齋戒，
因為小病的身子在淺春的風裏是軟弱的，
況且我又神往於家園陽光下的高荳。

款步一

這裏是愛我們的蒼翠的松樹，

牠曾經遮過你的羞澀和我的膽怯，

我們的這個同謀者是有一個好記心的，
現在，牠還向我們說着舊話，但並不挪揄。

還有那多嘴的深草間的小溪，

我不知道牠今天爲什麼緘默：

我不看見牠，或許牠已換一條路走了，

饒舌着，施施然繞着小村而去了。

這邊是來做夏天的客人的閑花野草，

牠們是穿着新裝，像在婚筵裏，

而且在微風裏對我們作有禮貌的禮敬，

好像我們就是新婚夫婦。

我的小戀人，今天我不對你說草木的戀愛，

卻讓我們的眼睛靜靜地說我們自己底，

而且我要用我的舌頭封住你的小嘴唇了，

如果你再說：我已聞到你的願望的氣味。

欺步二

答應我繞過這些木柵，
去坐在江邊的遊椅上。
嚙着沙岸的永遠的波浪，
總會從你投出着的素足
撼動你抿緊的嘴唇的。
而這裏，鮮紅并寂靜得
與你底嘴唇一樣的楓林間，
雖然殘秋的风還未來到，
但我已經從你的緘默裏，

覺出了牠的寒冷。

過時

說我是一個在悵悵着，
悵悵着好往日的少年吧，
我唱着我的嶄新的小曲，
而你卻揶揄：多麼「過時」

是呀，過時了，我的「單戀女」
都已經變作婦人或是母親，
而我，我還可憐地年輕——
年輕不吧，有點靠不住。

是呀，年輕是有點靠不住，

說我是有一點老了吧！

你祇看我拿手杖的姿態

牠會告訴你一切；而我的眼睛亦然。

老實說，我是一個年輕的老人了：

對於秋草秋風是太年輕了，

而對於春月春花卻又太老。

有贈

誰曾爲我束起許多花枝，
燦爛過又顛覆了的花枝，
誰曾爲我穿起許多淚珠，
又傾落到夢裏去的淚珠？

我認識你充滿了怨恨的眼睛，
我知道你願意絨在幽暗中的話語，
你引我到了一個夢中，
我卻又在另一個夢中忘了你。

我的夢和我的遺忘中的人，
哦，受過我暗自祝福的人，
終日有意地灌溉着薔薇，
我卻無心地讓寂寞的蘭花愁謝。

游子謠

海上微風起來的時候，
暗水上開遍青色的薔薇。

——游子的家園呢？

籬門是蜘蛛的家，

土牆是薜荔的家，

枝繁葉茂的果樹是烏雀的家。

遊子卻連鄉愁也沒有。

他沈浮在鯨魚海蟒間：

讓家園寂寞的花自開自落吧。

因為海上有青色的薔薇，

游子要緊緊繫他冷落的家園嗎？

還有比薔薇更清麗的旅伴呢。

秋 蠅

木葉的紅色，

木葉的黃色，

木葉的土灰色：

窗外的下午！

用一雙無數的眼睛，

衰弱的蒼蠅望得昏眩。

這樣窒息的下午啊！

牠無奈地搔着頭搔着肚子。

木葉，木葉，木葉，
無邊木葉蕭蕭下。

玻璃窗是寒冷的冰片了，
太陽紙有蒼茫的色澤。
巡迴地散一次步吧！
牠覺得牠的腳鞭。

紅色，黃色，土灰色，
昏眩的萬華筒的圖案啊！

迢遙的聲音，古舊的，
大伽藍的鐘聲？天末的風？
蒼蠅有點僵木，
這樣沈重的翼翅啊！

飄下地，飄上天的木葉旋轉着，
紅色，黃色，土灰色的錯雜的迴輪。

無數的眼睛漸漸模糊，昏黑，
什麼東西壓到輕綃的翅上，
身子像木葉一般地輕，
載在巨鳥的翎翮上嗎？

夜行者

這裏他來了：夜行者！

冷清清的街上有沈着的足音，

從黑茫茫的霧，

到黑茫茫的霧。

夜的最熟稔的朋友，

他知道牠的一切瑣碎，

那麼熟稔，在牠的薰陶中

他染了牠一切最古怪的脾氣。

夜行者是最古怪的人。

你看他走在黑夜裏：

戴着黑色的氈帽，

邁着夜一樣靜的步子。

微 辭

園子裏蝶褪了粉蜂褪了黃，

則木葉下的安息是允許的吧，

然而好玩玩的女孩子是不肯休止的，

「你瞧我的眼睛，」她說，「牠們恨你！」

女孩子有恨人的眼睛，我知道，

她還有不潔的指爪，

但是一點恬靜和一點懶是需要的，

祇瞧那新葉下靜靜的蜂蝶。

魔道者使用蔓陀羅根或是枸杞，
而人卻像花一般地順從時序，
夜來香嬌妍地開了一個整夜，
朝來送入溫室一時能重鮮嗎？

園子都已恬靜，

蜂蝶睡在新葉下，

遲遲的永晝中

無厭的女孩子也該休止。

妾薄命

一枝，兩枝，三枝，

牀巾上的圖案花

爲什麼不結菓子啊！

過去了：春天，夏天，秋天。

明天夢已凝成了冰柱；

還會有溫煦的太陽嗎？

縱然有溫煦的太陽，跟着簷溜，

去尋墜夢的珂珍吧！

少年行

是簪花的老人呢，

灰暗的籬笆披着鳶蘿；

舊曲在顫動的枝葉間死了，

新蛻的蟬用單調的生命廣續。

結客尋歡都成了後悔，

還要學少年的行踐嗎？

平靜的天，平靜的陽光下，
爛熟的菓子平靜地落下來了。

旅 思

故鄉蘆花開的時候，

旅人的鞋跟染着征泥，

黏住了鞋跟，黏住了心的征泥，

幾時經可愛的手拂拭？

棧石星飯的歲月，

驛山驟水的行程：

祇有寂靜中的促織聲，

給旅人嘗一點家鄉的風味。

不 寐

在沈靜底音波中，
每個愛嬌的影子
在眩暈的腦裏
作瞬間的散步；

祇是短促的瞬間，
然後列成桃色的隊伍，
月移花影地淡然消溶：
飛機上的閱兵式。

掌心抵着炎熱的前額，

腕上有急促的溫息；

是那一背的覺醒啊？

這種透過皮膚的溫息。

讓沈靜底最高的音波

來震破脆弱的耳膜吧。

窒息的白色的帳子，牆……

什麼地方去喘一口氣呢？

深閉的園子

五月的園子

已花繁葉滿了，

濃蔭裏卻靜無鳥喧。

小徑已鋪滿苔蘚，

而籬門的鎖也鏽了——

主人卻在迢遙的太陽下。

在迢遙的太陽下，

也有璀璨的園林嗎？

陌生人在籬邊探首，
空想着天外的主人。

燈

士爲知己者用，

故承恩的燈

遂做了戀的同謀人：

作憧憬之霧的

青色的燈，

作色情之屏的

桃色的燈。

因爲我們知道愛燈，

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
爲供牠的法眼的鑑賞
我們展開祕藏的風俗畫：
燈卻不笑人的風魔。

在燈的友愛的光裏，
人走進了美容院；
千手千眼的技師，
替人勻着最宜雅的脂粉，
於是我們便目不暇給。

太陽祇發着學究的教訓，

而燈光卻作着親切的密語，
至於交頭接耳的暗黑，
就是鑿發者的施主了。

尋夢者

夢會開出花來的，

夢會開出嬌妍的花來的：

去求無價的珍寶吧。

在青色的大海裏，

在青色的大海的底裏，

深藏着金色的貝一枚。

你去攀九年的冰山吧，

你去航九年的旱海吧，
然後你達到那金色的貝。

牠有天上的雲雨聲，
牠有海上的風濤聲，
牠會使你的心沈醉。

把牠在海水裏養九年，
把牠在天水裏養九年，
然後，牠在一個暗夜裏開綻了。

當你鬢髮斑斑了的時候，

當你眼睛朦朧了的時候，
金色的貝吐出桃色的珠。

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懷裏，
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枕邊，

於是一個夢靜靜地昇上來了。
你的夢開出花來了。

你的夢開出嬌妍的花來了，
在你已衰老了的時候。

樂園鳥

飛着，飛着，
春，夏，秋，冬，
晝，夜，沒有休止，

華羽的樂園鳥，

這是幸福的雲游呢，
還是永恆的苦役？

渴的時候也飲露，
飢的時候也飲露，
華羽的樂園鳥，

這是神仙的佳餚呢，
還是爲了對於天的鄉思。

是從樂園裏來的呢，
還是到樂園裏去的？

華羽的樂園鳥，
在茫茫的青空中，
也覺得你的路途寂寞嗎？

假使你是從樂園裏來的，
可以對我們說嗎，
華羽的樂園鳥，

自從亞當，
夏娃被逐後，
那天上的花園已荒蕪到怎樣了？

見毋忘我花

爲你開的

爲我開的毋忘我花，

爲了你的懷念，

爲了我的懷念，

牠在陌生的太陽下，

陌生的樹林間，

謙卑地，悵鬱地開着。

在僻靜的一隅，

牠爲你向我說話，

牠爲我向你說話；

牠重數我們用凝望

遠方的潮潤的眼睛

在沉默中所說的話，

而牠的語言又是

像我們的眼一樣沉默。

開着吧，永遠開着吧，

望慮我們的小小的青色的花。

微笑

輕嵐從遠山飄開，

水蜘蛛在靜水上徘徊；

說吧：無限意，無限意。

有人微笑，

一顆心開出花來，

有人微笑，

許多臉兒憂鬱起來。

做定情之花節的點綴吧，
做逍遙之旅愁的憑藉吧。

霜
花

九月的霜花，

十月的霜花，

霧的嬌女，

開到我鬢邊來。

裝點着秋葉，

作裝點了單調的死，

霧的嬌女，

來替我簪你素豔的花。

你還有珍珠的眼淚嗎？

太陽已不復重燃死灰了。

我靜觀我鬢絲的零落，

於是我迎來你所裝點的秋。

附錄一：詩論零札

一 詩不能借重音樂，牠應該去了音樂的成分。

二 詩不能借重繪畫的長處。

三 單是美的字眼的組合不是詩的特點。

四 詩的韻律不在字的抑揚頓挫上，而在詩的情緒的抑揚頓挫上，即在詩情的程度上。

五 詩最重要的是詩情上的 *nuance* 而不是字句上的 *nuance*。

六 韻和整齊的字句會妨礙詩情，或使詩情成爲疇形的。倘把詩的情緒去適應呆滯的，

表面的舊規律就和把自己的足去穿別人的鞋子一樣。愚劣的人們削足適履，比較聰明一點的人選擇較合腳的鞋子，但是智者卻爲自己製最合自己的腳的鞋子。

七

詩不是某一個官感的享樂，而是全官感或超官感的東西。

八

新的詩應該有新的情緒和表現這情緒的形式。所謂形式，決非表面上的字的排列，也決非新的字眼的堆積。

九

不必一定拿新的事物來做題材（我不反對拿新的事物來做題材）舊的事物中也能找到新的詩情。

十

舊的古典的應用是無可反對的，在牠給予我們一個新情緒的時候。

十一

不應該有祇是炫奇的裝飾癖，那是不永存的。

十二

詩應該有自己的 *originalité*，但你須使牠有 *universal* 性，兩者不能缺一。

十三

詩是由真實經過想像而出來的，不單是真實，亦不單是想像。

十四

詩應當將自己的情緒表現出來，而使人感到一種東西，詩本身就像是一個生物，不是無生物。

十五

情緒不是用攝影機攝出來的，牠應當用巧妙的筆觸描出來。這種筆觸又須是活動的，千變萬化的。

十六

祇在用某一種文字寫來，某一國人讀了感到好的詩，實際上不是詩，那最多是文字的魔術。真的詩的好處並不就是文字的長處。

附錄二：法文詩六章

Le Voyageur

Quand, sur la mer, la brise souffle,
Sur les ondes sombres, s'épanouissent part ut les roses belues.

— Où es-tu, toit du voyageur ?

La porte de la clôture est le toit des araignées,
Le mur de terre celui des ronces,
Et l'arbre en fleur celui des moineaux.

Le voyageur n'a même pas de nostalgie,

Il flo'te parn i les r'édus et les p'amides :

— Laissons les fleurs solitaires s'épanouir et tomber dans le jardin natal.

Car sur la mer s'épanouisse t les roses bleues.

Pourquoi le voyageur s'inquiè'e ait-il de son jardin désert?

N'a-t-il pas une compagne plus charmante que les roses?

Noctambule

Voici venir le noctambule!

Dans la rue déserte, résonnent ses pas :

Du brouillard tout noir,

Au brouillard tout noir.

Ami le plus intime de la nuit,

Il en connaît tous les secrets

Si intime qu'il a pris

Toutes les manies de la nuit.

Le noctambule est un coeur étrange.

Regardez-le s'avancer dans la nuit noire

D'un pas silencieux comme la nuit

Et sur la tête, un feutre noir.

Le Jardin Clos

Dans le jardin, au mois de mai,
Foisement déjà fleurs et feuilles;
Aucun ramage dans la feuillée.

Les allées sont vêtues de mousses,
Et le cadenas de la porte, de rouille;
Le maître reste sous un soleil lointain,

Sous le soleil lointain

Un jardin radieux peut-il être?

Le passant épie près de la haie,

Songeant en vain au maître sous l'autre ciel.

Démodé

Dites que je suis un jeune homme

Qui regrette le bon vieux temps,

Je fredonne une chanson neuve,

Et déjà vous vous moquez : que c'est démodé !

Oui, démodé : mes amoureuses du temps passé

Sont maintenant épouses ou mères .

Mais moi je reste pauvrement jeune .

Jeune ? non, pas tout à fait .

Non, je ne suis plus tout à fait jeune.

Dites que je suis un peu vieilli!

Regardez seulement la façon dont je porte la canne,

Cela vous dira tout, et mes yeux aussi.

A vrai dire, je suis un jeune vieillard!

Trop jeune pour les herbes et le vent d'automne,

Trop vieux pour la lune et les fleurs de printemps.

Trois Bénédiction

er fomb e aux molles vagues

Où l'on ne oultre que le mal du pays

Chevelu e de ma bien-aimée,

Reçois mon egret en bénédiction.

Belle-de-jour couleur d'amour,

Belle-de-jour, belle de nuit,

Pruu lle de ma bien-aimé,

Reçois mon ivresse en bénédiction.

Petite abeille aux ailes roses,

Petite abeille au cruel aiguillon

Dou'oureux mais bienheureux,

O bouche de ma bien-aimée

Itégois ma p'ainte en bénédiction.

Regret

—Un, deux, trois

Ces fleurs étoilant le couvre-lit,

Pourquoi ne donnent elles pas de fruits?

Déjà ont fui: le print mps, l'été, l'automne.

Demain le rêve sera pris en stalactite.

L'épa attru-t-il encore le soleil chaud?

Malgré le soleil chaud,

Suivant les gouttes d'eau

On ne t'ouvrera que le tintement
Du rêve tombé.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夕阳下
寒风中闻雀声
自家悲怨
生涯
流浪人的夜歌
断章
凝泪出门
可知
静夜
山行
残花的泪
十四行
不要这样
忧郁
残叶之歌
闻曼陀铃
雨巷
断指
古神祠前
我的记忆
路上的小语
林下的小语
夜

独自的时候
秋
对于天的怀乡病
印像
到我这里来
祭日
烦忧
百合子
八重子
梦都子
我的素描
单恋者
老之将至
秋天的梦
前夜
我的恋人
村姑
野宴
三顶礼
二月
小病
款步一
款步二
过时
有赠
游子谣
秋蝇

夜行者

微辞

妾薄命

少年行

旅思

不寐

深闭的园子

灯

寻梦者

乐园鸟

见毋忘我花

微笑

霜花

附录一 诗论零札

附录二 法文诗六章